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北大史学

5

CLIO AT PEIDA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大 史 学

Clio at Beida

5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执行主编：郑家馨 祝总斌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1998·北京

0377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史学(5)/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2

ISBN 7-301-03993-X

I. 北… II. 北…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2064/3407

书 名: 北大史学 5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 郑昌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993-X/K·26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9.375 印张 242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1998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目 录

关于编写《世界文明史》的学术讨论

《世界文明史》学术讨论会综合报导·····	郑家馨 张 雄(1)
为什么要编写《世界文明史》·····	马克垚(7)
关于编撰《世界文明史》的几点想法 ·····	高 毅(18)
西方“文明”概念的局限性 ·····	何顺果(26)
马基雅维里的外交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彭顺生(29)
德川时代后期的民众运动 ·····	沈仁安(53)
关于英印对华鸦片贸易的若干问题 ·····	林承节(69)
马克思社会形态演进论考释 ·····	何顺果(84)
俄国地方自治改革方案形成过程述评 ·····	邵丽英 罗能勤(97)
20 世纪 40—70 年代葡萄牙向安哥拉移民浅析 ·····	杨 军(112)
论冷战时期苏联东欧关系中的政治文化因素·····	李 兴(127)
冷战时期的德苏关系 ·····	(德)恩斯特·诺尔特(141)
西晋八王幕府合说·····	林校生(153)
北朝诏赠赠物研究·····	谢宝富(170)
太和年间北魏御夷镇初探·····	成一农(183)
西魏北周官制的尚左尚右问题·····	阎步克(193)
朔方军的建置发展与胡兵蕃将·····	李鸿宾(205)
北宋科举解额考·····	赵冬梅(223)
明初皇室姻亲关系与蓝玉案·····	刘长江(236)

读书札记

地名避讳辨证举例..... 李德清(247)

档案资料介绍

苏联领导对阿富汗问题的看法与对策
..... 周雪梅 李 兴 译(258)

对南布迪里巴德提出的四个问题及其回答
..... 杨卫民译 董正华 校(266)

书 评

唐代西域史研究中若干重大问题

——答王小甫,兼作反批评 薛宗正(269)

英文作者简介与内容提要..... (278)

编后..... (288)

稿约..... (289)

Contents

Civilization as a Research Problem in the World History

Summing-up Report of World Civilization

Symposium Zheng Jiaxin Zhang Xiong(1)

The Civilization as a New Perspective

in Writing World History Ma Keyao(7)

Footnotes on the Writing of World Civilization Gao Yi(18)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Concepts of

the "Civilization" He Shunguo(26)

Machiavelli's Idea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ts Influence Peng Shunsheng(29)

Popular Movements in

Later Tokugawa Period Shen Renan(53)

Chinese Trade and British India:

Some Problems Lin Chengjie(69)

Karl Marx Concepts of Social Evolution:

A Textual Research He Shunguo(84)

Comments on the Russian Reform of Local

Autonomy Shao Liying and Luo Nengqin(97)

The Portuguese Emigration to Angola:

from 1940s to 1970s Yang Jun(112)

Political Culture in Soviet Union——

Eastern Europe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of the Cold War	<i>Li Xing</i> (127)
German – Soviet Union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of the Cold War	<i>Ernst Nolte</i> (141)
The Commanding General Offices of the Eight Kings in West Jin Dynasty	<i>Lin Xiaosheng</i> (153)
The Royal Gifts to the Bereaved Families in North Dynasty	<i>Xie Baofu</i> (170)
North Wei Garrison Post against Barbarian Enemies in Tai He Period	<i>Cheng Yinong</i> (183)
The Right over the Left, or the Left over the Right? ——A Problem about the Official Rank in West Wei and North Zhou Dynasties	<i>Yan Buke</i> (193)
Development of Shuo – fang Regional Commanding Office and the Barbarian Military Power	<i>Li Hongbin</i> (205)
Textual Criticism of “Jie Er” in North Song Examination System	<i>Zhao Dongmei</i> (223)
Marital Relationship of the Royal Family in Early Ming China and the Massacre of Lanyu Party	<i>Liu Changjiang</i> (237)

Research Notes

Avoiding Taboo on the Name of Places: Reading Notes	<i>Li Deqing</i> (247)
--	------------------------

Archives

Archives of Sending Russian Troops to Afghanistan	
.....	<i>translated by Zhou Xuemei and Li Xing</i> (258)
Some Records of the Indian Communist Party (Marxist)	
.....	<i>translated by Yang Weimin</i> (266)

Book Review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Regions in Tang Dynasty: A Reaction to Wang Xiaofu's Criticism	<i>Xue zongzheng</i> (269)
Contributors and Abstracts	(278)
Postscript	(288)
Welcome Manuscripts for Publication	(289)

关于编写《世界文明史》的学术讨论

《世界文明史》学术讨论会综合报导

郑家馨 张 雄

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承担的国家教委“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世界文明史》第三、四次学术讨论会,于 1997 年 5 月 7 日和 6 月 18 日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行。历史学系全体世界史教师、中国史特邀教师共 30 余人参加了讨论。历史学系马克垚、高毅、王红生、董正华、何顺果、郑家馨等同志做了专题学术发言。刘桂生、宋成有、刘祖熙、沈仁安、徐天新、梁志明、林承节、许平等十几位教师也做了发言。研讨会由课题主要负责人马克垚主持。

研讨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平等争鸣,气氛热烈,就下面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关于课题的目的和意义(略)

二、完成课题的基本条件(略)

三、有关学术观点的讨论意见

许多位老师就撰写《世界文明史》一书有关学术问题发表了意

见。

王红生介绍了一份荷兰学者的世界史提纲。该提纲所统摄的是一个由 20 来位荷兰著名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家共同开设的“big history”系列专题讲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荷兰的世界史研究水平。提纲由导言(包括时间的概念;原始神话和人类历史上的世界史 3 讲)和其他 4 部分组成:1. 地球、生命的起源;2. 初民社会;3. 农业社会;4. 全球化。王红生在扼要介绍提纲后,谈到了他的三点体会:1. 荷兰人想改变历史学作为描述性学科的地位,把历史学变为科学;2. 强调对人的主体性认识,同时又把人放在宇宙中来考察,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3. 热衷于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兴起的新的社会科学概念引入世界史研究,比如用现代化、全球体系取代拿破仑、尼赫鲁等。可以看出,这份提纲对《世界文明史》的撰写有一定参考助益。

董正华从方法论上发表了自己对撰写《世界文明史》一书的看法。他认为现代史学呈现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多学科方法。如历史学研究现代化实际上采用了社会学、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反映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现在方兴未艾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较以前的发展理论有更大的进步,因为它已包括人与自然两个方面在内。二是宏观把握下的微观研究。文明史是一个中性课题,不应带有太强的价值取向,至于其内容是什么,融合还是冲突,都是大题目,难度不小。宜先做分题研究,再进行综合,否则难于粘合汤因比、斯宾格勒和亨廷顿等大思想家的思想和观点。董正华还提出要对现代文明采取批判态度。

刘桂生就“文明”或“文化”概念的定义方法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不妨把“定义”理解得开阔一些,最好从“idea”的层面去理解,不拘泥于“definition”层面。西方学者认为,所谓定义是 19 世纪自然科学家不得不采用的分析工具,于研究对象迥然不同的人文科学,则

有范围太小的局限性。他指出,一般都说西方学者所说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有 300 多种,但细查原著,作者所指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定义”,而是“观念”。多讲“idea”,少讲“definition”是现代西方学者的重要倾向。

刘桂生同意区分文明与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文明是指一个时代。比如:中国史学界有人认为汉、唐、宋几大朝代就是不同的文明,汉代属大陆文明,唐代属儒教——佛教文明,宋代属海洋性文明。而文化则指纵向的东西,如有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文化、学术文化、政治文化等。另外,刘桂生特别提请注意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

郑家馨提出了《世界文明史》一书的编写构架的设想:他认为人类历史从猿到人发展到今天,可以划分为 4 个阶段或类型:1. 采集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时期,其起点是在非洲埃塞俄比亚新发现的距今 420 万年能直立行走的化石人类所生活的时代;2. 生产食物文明:包括畜牧业在内的农业文明时期,大约经历了 8000 多年;3. 工业文明:距今不过 200 多年,是迄今为止最短的一个发展阶段;4. 信息文明:现在人类正在进入的一种新文明,当然是否已开始进入,还有不少争议。这四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所经历的时间越往后越短,但发展速度却越来越快。汤因比所列的 21 种或 26 种文明中,多数是农(牧)业文明。实际上,由农(牧)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人类文明史研究的关键:所谓单线与多线,进化与类型等重大理论问题都集中到这里,尤其汇集到“是速度问题,还是方向问题”这一实质性问题。郑家馨还认为,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仍需要把握,经济基础方面在重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时,尤其要关注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的自身生产”。今天人类对“种的蕃衍”(计划生育)这一问题讲得过头是对过去讲得不够的惩罚。

《世界文明史》的编写,一定要有新意、新思想、新方法。在建构总的构架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各主要文明的特性。这是能出“新意”

的地方。正如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论丛》第 162 页中所指出,文明是长寿的。他甚至认为与其说有的文明会死亡,不如说是休眠。他所说的文明最美妙的精华和最罕见的成果容易消失,但文明的老根却不顾寒冬和断裂依然存在,我想指的就是文明的长寿及其特性。任何文明都有它的“一”(个性),《世界文明史》在注意总结各文明发展的共性时,不可忽视其“老根”的存在和“春风吹又生”的性格。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强调文明的冲突,而忽视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一成不变的文明是不存在的。各种文明都具有的外扩性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就产生了文明的交流和融合。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从伊斯兰文明和东亚的儒学文明中所吸收的东西难道还少吗?通过历史长过程中的各文明的相互排斥和相互吸引,冲撞和交流,人类各文明社会总是向着“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的方向发展,而在这过程中保持着各文明的基本特性。

宋成有强调了《世界文明史》的“新意”问题。他认为 21 世纪的新史学是科学性与经世性的结合。建设《世界文明史》能否在重视科学性的情况下,对诸如人口问题、现代化、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影响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一历史的追溯和未来展望。

宋成有还就《世界文明史》一书的编写目的和应注意的方法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世界文明史》一书的性质是学术性的大学教材。而通过对大学生科研论文写作的指导以及对他们阅读兴趣的了解不难发现,他们阅读得较多较快的是那些使用新方法的史学著作,说明他们极为关注史学新方法的使用。不少学生写文章时极力想跳出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而新方法的使用往往又不成功,导致所写论文“不伦不类”。自然,学生们需要一部使用了新方法的《世界文明史》。况且,考虑到北大教材的世界性影响以及促进学派传统的形成,都需要我们注意该书的写作方法。那么,到底什么是撰写《世界文明史》一书的基本方法呢?传统与新方法并举是也。传统方法是重要的,如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包括进来。因为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建国以来取得最大成绩的史学方法。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至要,但不是唯一的,不宜用作《世界文明史》的唯一方法。至于其歪曲使用——影射史学的方法则应坚决摒弃。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传统史学方法的回归,这昭示我们,如果丢掉了传统史学方法,我们将面临什么都不是的窘境。新方法中,改革开放以来以系统方法、心态方法和比较方法最受重视。尤其是比较史学方法,不仅使用最多、最成功,同时也对编写《世界文明史》一书颇有助益。因为,我们的《世界文明史》一方面是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近观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史时,就会发现有地区差异,比较的方法断不可少。

刘祖熙认为,《世界文明史》面临挑战,它不仅来自西方和东方的挑战,还来自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德国人认为斯宾格勒的许多思想来源于俄国学者达尼列夫斯基 1869 年出版的《俄国与欧洲》一书。波黑战争就深刻反映了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文明的冲突。俄罗斯文明在起源上是东方因素较多,后来不断西化,最后形成为今天多元一体的特点。

林承节认为,文明史不是通史,也不是改头换面的通史,而是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一个编写《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一个新颖的“纵横坐标”框架:纵线指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横线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他确信:使用这一框架可以把“世界文明史”与世界通史区别开来。因为它主要反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史,和社会制度乃至王朝史划线的传统政治史有很大的差别。在社会制度划线层面上,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划分有参考价值,但不能作为文明史的框架。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常常反映文明的冲突,如十字军东征、两次世界大战等,但均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也不能作为文明史的基本框架。至于亨廷顿提出的宗教文明史观,毫无疑问不能作为文明史的基本框架。林承节告诉大家,以“纵横坐标”框架来撰写的文明史,目前国内外还未见到,国

外文明史多倾向于经济、政治方面。当然,他也提醒大家,要写好《世界文明史》,尚需攻克不少难关,如对极富文化内涵的世界几大宗教的深入研究等。

沈仁安介绍了日本史学界近年来出版的几部大型世界史。岩波书店出版了《人类史的思考》(15卷)、《地区世界史》(21卷)为书名的世界史。东京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推出了日本历史研究会编写的《讲座世界史》(12卷)。这些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始终贯穿着怎样认识世界史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日本历史学家的看法是,现在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为什么产生,需要从历史上加以阐明。“经史致用”的思想可见一斑。他还就《世界文明史》一书的撰写发表了三点意见:1. 要从21世纪的高度来看文明史,这同时也是我们这个课题的基本要求;2. 在吸纳国外成果时尤其要注意东方国家的成果。比如:印度史学界已出现强调殖民统治和以前历史的连续性的观点,日本史学界关于“亚洲”不是负面形象,而要在国际社会成为正面形象的观点,都是有助益的成果;3. 要有中国特色,有中国人自己的看法。这需要克服西方的影响,而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学术概念都是西方的。为了保证质量,诸如核武器、环境、人口等问题应请专家来撰写。

许平在扼要点评了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文化史诸大家的观点后,提出了《世界文明史》构架。她认为,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文明史结构,不是过程就是类型论,均可参考。却不宜简单采用作为《世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四分法对典型国家有用,难以适合亚非国家。斯宾格勒强调了文明发展的个性,却又忽视了共性。结果每个文明都经历春夏秋冬,兴盛衰亡,程式化倾向明显。汤因比进了一步,其挑战——应战的理论独树一帜,其文明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文化是文明的核心),且注意文明的冲突、融合与传递。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强调了文明的传播与交往。沃勒斯坦从经济体系角度横向看文明。斯塔夫里阿诺斯注意问题写

法。巴勒克拉夫是综合论的代表。鉴于上述,许平认为:进化一类型—综合—问题应是《世界文明史》一书的基本结构。最后,她还同意董正华的一个观点:教材应采取中性观点。如法国年鉴学派所强调的长时段容易见物不见人,把一部生动活泼的人类文明史写成“静而无人”的环境史,因此,不宜把长时段取得太长。

徐天新认为有关理论问题的争论要慎重,最好就具体问题进行重点实证研究。梁志明提出要安排好中国史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高岱认为在处理西欧中心论时要把历史研究与道德评判分开,否则批判西欧中心论过头,容易导致“自我中心论”。苏联有过斯拉夫中心论,中国也曾有过类似情况。

马克垚、高毅、何顺果发言全文另发。

为什么要编写《世界文明史》

马克垚

中国从1949年建立世界史学科算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这期间有许多学者致力于编写世界通史的工作。讨论过世界通史的体系问题,提出过建立世界通史学科的理论,也写出不少世界通史著作,其中也有权威性的作品。但无可否认的是,严格说来,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世界通史。不仅中国没有,我想就是放眼世界,也是找不出的。苏联科学院从50年代起,集中全苏联历史学家的力量,编写出一部世界通史(中国已有译本),这是按五种生产方式把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综合在一起的。可是书中的俄国中心主义相当突出,而且也是从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并不能成为一部世界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50年代起,也集合了许多史学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史学家编写了一部《人类史》,副标题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本意是想编写一部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历史,宣传人类和平共处。但在

编写过程中就充满了争议,编写出来的成品也不为大家认同^①。至于一些一本头的世界史,如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他自己就说是从美帝国主义的眼光看世界的^②。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虽然自称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看世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可是仍然使人感到强调西欧的独特性有些过分。

中国的和外国的史学家为编写一本真正的世界史已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应该说令大家都满意的世界史还远未完成,还有许多问题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下面试举例说明一二:

一、历史本身的内容就可说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无所不包,而世界史当然又要囊括全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这就使世界史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体。谁都知道写世界史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全世界各民族,各国的历史都写进去,而只能选择主要的,有世界性的,在世界上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人物、国家、民族。但选择的标准要统一起来却太困难了。历史学家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观点、方法各不相同,彼此差异很大,真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各以所是,非其所非。当然我不否认有相当多的共同认识,客观的事实毕竟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例如写《西方的兴起》的麦克尼尔,在其书出版 25 年之后,认识到原书对 1000—1500 年间的中国未曾给予应有的地位,而把当时落后的欧洲写的太多了^③。可是哪一个国家、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占有什么地位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描述,而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史学家对这样的判断是往往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这就自然造成所写出的世界史在应该写些什么上达不成一致。

① Allardyce, Toward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 1, 1990, pp. 26 - 40.

② 世界史的一个新结构,《当代》第 66 期,1991,第 49 页。

③ 同上,第 51 页。

二、写一部世界史并不是把世界各国的历史按年代堆积而成，必须有一个理论框架，而我以为这个为大多数史学家公认的框架到现在也还没有能找到。

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是从自己的民族、国家开始的，以此为中心而逐渐扩及世界其他地区。司马迁著《史记》当然以中国为中心，但亦为当时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国家如东越，西南夷，匈奴，朝鲜，大宛列传，可说是当时的一种世界史体例。这一传统一直为中国古代的正史所继承。到《宋史》把对外的记述分为外国与蛮夷两部分，《明史》亦列外国传。唐杜佑《通典·边防》中，认为世界是华夏居中，四外为蛮夷，但他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中华也有着类似蛮夷的过去，从进化的观点看世界。这些应是古代史家观念上的大飞跃。但总的说来，由于近代中国发展的滞后，中国史学并未能创造出有关世界史的体系。

开始于中古时期的西欧史学，是以圣经为中心的史学，所知的世界主要是西欧和地中海东岸，是西欧史，而不是世界史。这一传统也一直延续下来。当耶稣会士卫匡国所写的《中国史》于17世纪在西欧传播开时，西欧的许多学者仍然认为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圣经中的上帝造人，大洪水等的年代不合，不可相信^①。18世纪虽有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写到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并对中国的文明加以赞扬，但19世纪西欧学者中主流的历史观念仍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可以黑格尔、兰克为代表。但是，近代以来，西欧学者对世界范围的了解日益扩大，对世界的理解日益加深，所以还是西欧，后来还有美国等地的史学家编写出不少的世界通史，也创造出一系列的世界史体系，即世界史的理论框架，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 西欧中心的体系，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世界史体系，黑

^① 中国对十七八世纪欧洲人写作世界史的影响，见邢义田，《西洋古代史参考资料》，联经，1987。